



云南文史书系



# 东巴文化论稿

杨世光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# 东巴文化论稿

杨世光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巴文化论稿 / 杨世光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4.10

(云南文史书系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5114 - 1

I. ①东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纳西族 - 民族文化 - 文集 IV. ① K285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68581 号

选题策划 朱利国 曹永平

责任编辑 邵慧敏

装帧设计 薛宇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宋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[www.sdxjpc.com](http://www.sdxjpc.com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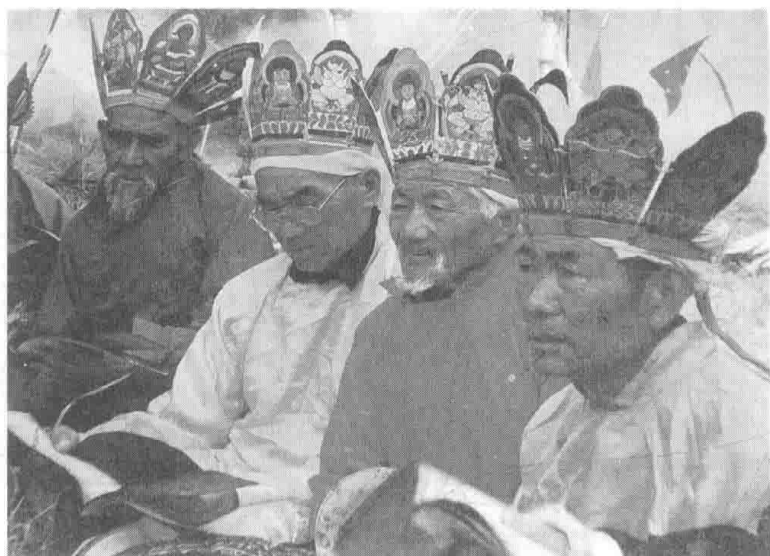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39 千字

定 价 69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# 目录

试论纳西族的东巴文学	5
东巴文化的自然性	25
东巴经神话的类别与内涵	41
东巴经创世史诗《创世纪》综论	105
东巴经英雄史诗《黑白之战》综论	133
东巴经叙事长诗《鲁般鲁饶》综论	161
东巴经祭天歌解义	183
《高勒趣》：狩猎时代的挽歌	235
先民的自然思辨与法意识 ——东巴经《鹏龙争斗》思维方式一探	249
《黑白之战》的战争学检索	265
东巴神话的形象美学	281



纳西族的东巴



东巴举行仪式时执铃、剑等作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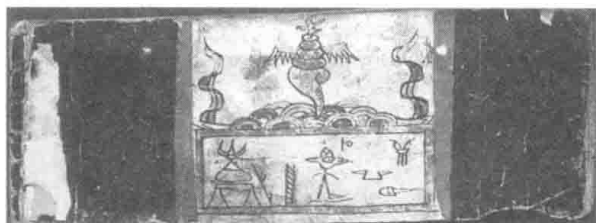
纳西东巴文中之象形文字经文（着色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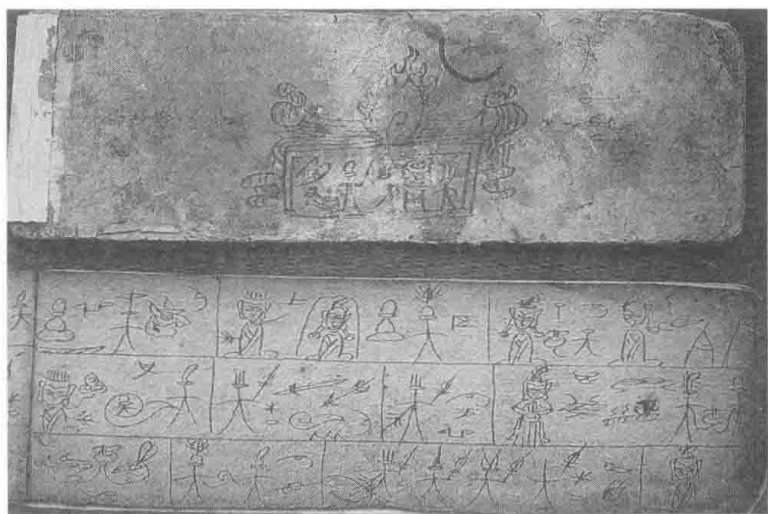
纳西东巴文中之标音文字格巴文经文



古老的东巴经典（封面）



东巴经中之创世史诗《创世纪》封面及经文局部



东巴文化名著《黑白之战》封面和经文局部



东巴文化名著《鲁般鲁饶》封面和经文局部



## 试论纳西族的东巴文学

### 什么是东巴文学？

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需先弄清与之相关的几个概念。

东巴教：纳西族历史上的一种多神教，具有原始巫教的自然崇拜性质——山、水、风、火……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，均被视为神灵而崇奉。它一无教主（只有传说中的始祖丁巴什罗），二无寺庙教堂，三无统一组织，四无系统的教义教规，五无特殊权势，六无传教活动，实际上还不成其为正规的宗教，现已趋于消亡。

东巴：东巴教的教士（永宁纳西族称“达巴”），都是男人，多系贫寒阶层的劳动人民，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，只在婚丧、年节、求寿、祈年、卜算、治病、驱

鬼时，被人请去念经跳神，获得少许报酬。出名者被称为“东巴叔祖”（东巴经师）。他们多为世袭，亦有拜师传授，但都不是固定的宗教职业者，而首先是普通劳动者。现已基本绝嗣，只剩下极少数几个老者。

东巴文：东巴使用的一种类似图画的象形文字，称为“森究鲁究”（意即“木迹石迹”），俗称“东巴特额”（意为东巴文字）。这是纳西族的早期文字，约有二千多个。它虽在局部山区用于记事、写信，但因纳西族接受汉文化早，未曾通行应用，只有东巴通晓它。

东巴经：东巴念诵的经书，用东巴文书写，称为“东巴久”（意即“东巴经”）。经书用本地一种木本植物皮所制厚绵纸订册，长约八至九寸，宽约两寸半，经文从左至右横写，每页一般三行，每行约有两三个直线分段，用锅底烟灰拌胆汁制成的墨及自己削修的竹笔书写。据近期研究统计，东巴经约有二万册，其中内容各不相同的经卷达一千余种（册），上千万字，大约可分四十类，包括祭风、祭龙、消灾、求寿、超荐等等。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，它不仅记载有天文、气象、时令、历法、地理、历史、风土、动物、植物、疾病、

医药、五金、武器、农业、畜牧、家庭形态、婚姻制度、宗教信仰乃至衣饰、饮食起居等自然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广阔内容，记载有绘画、音乐、舞蹈等古代纳西族艺术，同时还记载有许多完整的纳西族古代文学作品，包括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优美隽永的格言等，数量质量都很惊人。而且，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内容又大都贯穿于文学作品的情节中，这部分纳西族文学，既有别于纳西族口头民间文学，又不同于纳西族用汉文创作的作家文学，于是就衍生出了独立范畴的东巴文学。

由此，可以初步得出一个定义：东巴文学，是纳西族东巴教教士东巴用东巴文撰写的纳西族古代书面文学。

### 东巴文学产生于何时？

这个问题，与东巴文的产生密切相关。

东巴文创始于何时，东巴经书中无确切记载，只说古代在中甸白地的鸡鸣山下，有个叫劳迪般独的圣人创造了文字。在用汉文记述纳西族木氏土司宗谱的《木氏

宦谱》中说：“牟保阿琮，生七岁，不学而识文字，及长，旁通百蛮各家诸书……且制本方文字。”阿琮（麦宗）是十三世纪初叶宋理宗时人，如果他所制“本方文字”是东巴文，那么他“不学而识”的那种文字又是什么呢？殊不可解。有一推设：阿琮不学而识者乃是东巴文（因它极似看图识字，不学而识是可能的），而他所制“本方文字”，应是稍后出现的“格巴文”（一种比象形文先进、接近于汉字的纳西族标音文字，约有五百个字，流行于明代）。那么，东巴文的出现应比十三世纪初叶更早。中甸县三坝乡白地村是东巴教圣地，相传始祖丁巴什罗在此修行，如今还有明代嘉靖甲寅年（1554）丽江土知府木高的摩崖诗：“五百年前一行僧，曾居佛地守弘能。”据此推算，丁巴什罗应是十世纪末、十一世纪初（唐宋之交）的人。但他仅是传说中的神奇人物，经书中并无他创造东巴文的记述。事实上，他只是精通东巴文、掌握较多东巴经而威望较高的一代宗师，东巴文和东巴经的出现还应更早。

一个民族的文字，是这个民族的政治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是不可

能出现的。古代纳西族是游牧民族，系南迁的古羌人，早在公元前就迁居大渡河一带，复于公元三世纪前后迁居定笮（今四川盐源），后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地带。唐时，沿江皆有纳西村落，故樊绰在《蛮书》中称金沙江为“磨些（纳西）江”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及《丽江木氏宦谱》等记载，唐初武德年间（公元七世纪初），纳西先民叶古年一系进入“濮獬蛮所居”的丽江坝区“夺而有之”。至唐高宗上元年间（674—676），纳西祖先秋阳为“三甸（丽江）总管”，出现了政权。显然，这时的纳西族已在丽江境内、中甸三坝及永宁等地集中，开始从迁徙游牧变为定居生活。居住环境的稳定，政治、经济的发展，为文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。

从东巴文的分布地带看，永宁、盐源等东部方言区，虽有东巴教，却无文字经书，只有丽江、中甸、维西等西部方言区才有东巴文写的经书。这说明东巴文的产生是在纳西族迁居金沙江上游之后，可能就在七世纪纳西族开始定居发展的时期。

东巴文中有不少藏语借词，如“喇嘛”、“法轮”、“神座”、“奶渣”、“氍毹”等；还有许多汉语借词，如“可

汗”、“八卦”、“鬻策”（笛子）、“锥子”、“篦子”等。这说明东巴文产生时期，纳西族与藏、汉两族交往甚密。而在七世纪初前后，纳西族地区先属吐蕃，后属南诏，夹居其间，同受双面影响。从这一点说，东巴文也可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。

东巴文和东巴作品中，有“奴隶”、“奴隶主”等字眼，更有把“奴”当作财产计算和牧奴吊死、逃跑等描述，还有狩猎、畜牧、农耕以及简单手工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叙述，其中狩猎工具有弓箭（铁镞）、铁刀、铁矛，农具有铁锄、铁犁，农作物有蔓菁、稻麦。这说明东巴文产生的时期，纳西族社会形态已进入奴隶制，并由以畜牧为主向农耕过渡。而在七世纪初前后，丽江纳西族地区“土多牛羊，一家即有羊群”（《蛮书·名类第四》），业已出现私有制，并有“酋帅”、“总管”、“诏主”一类的奴隶主；铁已广泛应用，有铁桥建筑。这一点，也可证明东巴文产生于这个时期。

东巴文的创始不等于东巴文学的开始。开初，东巴文被少数人试用作简单记事；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字数不断增加，并约定俗成而为文字符号，能表达更丰富的内容。

之后，被较多的人所掌握，便渐有人（如原始巫教的教士）从事东巴文的写作，于是才出现了有情节的东巴文学作品。据东巴文学的台柱作品《创世纪》（即《崇搬图》）所说，洪劫余生的从忍利恩，和天女衬红褒白成婚后返回人间，就定居在位于丽江坝区、玉龙山麓的“北时套本当”，说明作品是在纳西族在丽江坝区定居之后产生的。

由上可以初步推断：约于公元七世纪产生东巴文后，到八世纪时开始出现东巴文学，至九世纪趋于成熟。而东巴文学定型为东巴经典大量书写传播，则又更后一些，当在十世纪后的唐宋年间。

### 东巴文学是整理还是创作？

以往研究者一般认为，东巴为了形象地宣扬教义，对民间口头文学进行搜集、加工，写进经书中，起到了传播、保存纳西族文学的作用。换言之，东巴文学是民间口头文学的整理品。

我以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商榷的。

判断东巴文学是整理还是创作的问题，需要弄清口

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关系的两种情况。

纳西族文学起源于劳动，起源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东巴文学与口头文学确乎存在一致性。以史诗《创世纪》为例，它既非常完整、细致地记载在东巴经中，民间口头流传也极广泛，几乎家喻户晓，甚至口头流传的个别情节为记载所无。显然，这部名著的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同源。但就是在如此一致的情况下也有区别：口头形式是故事体，而书面形式为诗体，把故事改写为诗，本身就是一场艰苦的创作。从作品总体看，口头故事较粗，不完整，出现的神不多；而书面作品故事完整，刻画细腻，内容更为丰富，有名有姓的神比比皆是。有些描写，如表现从忍利恩英雄气概的精彩诗句：“九十九大山，翻过劲更足，我是这个族；九十九大坡，爬过气更雄，我是这个种。居那若保山（神山），放在我肚里，我还不解饿；长长金沙江，喝进我肚里，我还不解渴……会杀的来杀，总是杀不死，就是我的族；会敲的来敲，总是敲不死，就是我的种。”这是口头故事所没有的。总之，无论情节、结构、语言、人物，都包含了创作成分。



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还有异源的情形。东巴经记载的一些著名作品，如《黑白之战》、《哈斯争战》、《人与龙》、《俄英都努杀猛妖》等等，在民间几乎没有口头流传。即使东巴到处念诵，也流传不起来。而像有关玉龙山的故事、七星披肩的传说、火把节的来历等许多故事，尽管属于古老的口头流传文学，却没有载入东巴经。这种不一致性，表明部分东巴文学与口头文学是异源异流的。这部分东巴文学无疑属于独立的创作——东巴根据当时或之前发生的某次部落战争、某次自然灾害……大胆想象，创作而成。

说东巴文学是创作文学，是否就肯定了东巴文学源于宗教呢？非也。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，人们无法理解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，以为人间的祸福、安恙、荣辱、丰歉……是神灵主宰，天命使然，或怪异所为，便由敬畏崇奉发展到祈祷、祭祀。出猎祭山神，播种祭五谷神，放牧祭畜神……都要说几句美好吉利的祝辞，愿风调雨顺、无害无灾、收获丰盛、祥瑞安康。这种发生在劳动过程中的简单而普遍的祭祷，便是纳西族的原始巫教的雏形，而各种各样的祝语颂词，也便是东巴文